



卖花记

◎ 珈如

“请问,有什么需要的吗?”我微笑着问站在花摊前的一对年轻情侣。两人衣着讲究,男的英俊高大,女的苗条漂亮,非常般配。

“你送我,你挑。”女孩长发披肩,朝男友妩媚地笑道。

“你喜欢哪束就买哪束。”男孩宠溺地看着女友。

看两个人都想把决定权交给对方,我忍不住指着一束白玫瑰对男孩说:“您看这束怎样?清新脱俗,非常符合你女朋友的气质。”

女孩娇羞一笑,男孩见状,连忙捧起花束送到女友手里。我又附上一句祝福语:“祝你们爱情甜蜜!”

皆大欢喜。

以上场景绝非虚构,而是真实的体验。今年情人节,我去客串了一天“卖花姐姐”,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,整整12个小时,很有收获。

营销是门大学问,我没有学过,全凭直觉,结果歪打正着。任何一份工作,如果心怀怨气,那脸上的表情肯定是僵硬的。倘若高高兴兴去做,面带笑容自然成为一件容易的事。心情愉悦,这语气就变得柔和,顾客感受到这份友好,无形中提高了买卖的成功率。

作为一名写作者,我喜欢观察人,这也让我有了诸多乐趣。

一对三十出头的夫妻带着孩子过来,丈夫显然觉得买玫瑰花是浪费,可妻子却不这样认为。那就推荐十几元的小花束吧,既满足女主人心里的小浪漫,又花费不多。

长相憨厚的小伙子买了一束玫瑰花,问我,有没有贺卡?我说有,并帮他挑了一张漂亮的小卡片。见他为难不知该写什么,我就自告奋勇地送了他一句,“你是我今生最美的期待”。小伙子对这句话满意极了。为了慎重,他特意让我先写一遍,自己照样抄。可能是太激动,一不小心把女友的名字给写错了。看着小伙子一脸的难为情加自责的样子,我不禁被深深感动。这也许是小家伙第一次送花给心爱的女孩,所以才会如此紧张。临走前,我衷心祝愿他心想事成。小伙子感激地说“谢谢姐姐”。

一位衣着朴素的男士让我帮他挑一束花。他说他的妻子要明天才能到,这花到第二天会不会谢?从他的口音辨别,应该是位新宁波人。我赞美他是位好丈夫,他的妻子看到花,一定能感觉到他心里的爱。对于他的担忧,我提醒他回家洒点水,让花泥保持湿润即可,不会这么快就谢的。

两个小姑娘结伴而来,说是送给妈妈的,一人挑了一支红玫瑰。见其中一个小姑娘转身就把花送给身边的一位女士,我随口说了一句,好贴心的小棉袄。那位女士不高兴地,我有这么老吗?她是我妹。我定睛一看,赶紧笑着道歉说,对不起,刚才我就在纳闷,这位妈妈咋这么年轻?一笑泯尴尬。

从超市方向走过来一对老夫妻,老先生手里还提着一只装满东西的购物袋。走到我面前,老先生犹豫了一下,停下脚步,对身边的老太太说,老太婆,我给你买朵玫瑰花。老太太立马摇头,催促老先生快走,嘴上嘀咕着说七老八十了,买什么花?钞票会介多。

我笑着对老太太说,“阿姨,这是伯伯的心意。再说,一支玫瑰花也没几元钱,买个高兴吧!”

“就是,你看看人家小姑娘都这么说了,难得难得。”老先生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10元递给我,弯腰选了一支礼盒装的精品玫瑰。老太太虽然嘴上在唠叨,不过脸上还是很高兴。

听到老先生叫我小姑娘,我像喝了补药一样,一边说着谢谢,一边跑得飞快,替他去收银台把钱给付了。

两个长相清秀的女子径直走到花摊前,穿黑色大衣的女子选了一束洋桔梗塞到穿白色外套的女伴怀里,说送你,情人节快乐!另一个开心地说,谢谢美女!我又插了一句,中国好闺蜜。两个人都笑了起来,相互打趣。

我发现,从买花的细节,可以看出不同人的性格。有的人挑花,非常仔细,容不得花苞上有一点点萎状,不停地反复比较这朵与那朵的差异,全然不计时间成本。有的很干脆,看上了就直接买单。情侣们过来买花,有男人想买,女的不要,也有女的想买,男人转移话题。有一对小青年,看样子正在闹别扭,男孩要买花送她,一脸讨好样,可女孩就是不给他面子,语气坚决地说不要。男孩就一会捏捏玫瑰,一会问问郁金香,跟在女孩身后,束手无策,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,看得我差点都要上前去做思想工作。

晚上,快到打烊的时候,来了两男两女,穿着一样的蓝色工作服,可能是附近哪个单位的,刚下班,衣服都来不及换。他们买了一支玫瑰,和一束勿忘我,一张张青春的脸上写着满足的笑容,让旁观的我心里也充满了温情。

最后十分钟,我的面前还剩一大束玫瑰花,看样子卖不掉了。忽看到一对情侣走过来,看到花,不约而同放慢脚步。我判断他们有购买意向,忙指着花束,笑着对两位说,今天最后一束玫瑰花,在等它的有缘人,你们就是。那位男士听了不由一笑,问我多少钱?我说99元。他马上转过头对女友说,好便宜,买了。我开心地向两位道了谢,圆满地结束了一天的卖花生涯。

写到这里,我不由想起那位写错名字的小伙子,不知道他的女友收到那束花和卡片是不是很感动?而买花送妻子的那位男士,他的花第二天开得正好吧?平淡的生活,就因为有这么些细碎的美好和温暖,才令我们如此珍惜!



叔叔来电

◎ 半山

确切地说是叔叔给我父亲打电话了。

这事是前几日,母亲告诉我的。本来两兄弟打个电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,只是叔叔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往极少,过年也从不走动。他打电话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

他是来借钱的,好像说是做生意用。父亲准备借,母亲却反对。叔叔应该也有近五十岁了吧,一家三口,都挣钱了。他原来是木匠,这些年做包工头,日子应该过得不错。

2014年,卫生间漏水,我请了一位水泥工,我们聊起了收入。他说一般水平的水泥工十几年收入是有的,比如他自己,江西人在宁波,老婆不工作,养了两个孩子,其中一个已经读大学了。家里刚刚造了三间三层楼房,也没有什么欠账。木工收入应该更高些,而包工头自然更高了。

父亲是农民,得空打点零工。三个子女读书的时候,日子几乎过得青黄不接。这些年我们都毕业工作了,父亲的手头才稍稍宽裕了。但他也就靠割稻、背毛竹、做小工、种西瓜、卖桃子,几十几百地挣点辛苦钱。

我家穷困时,叔叔肯定是没有伸过援手的,但倒也没有来借钱。只是有一次叔叔一家子来喝喜酒,送了五百块的贺礼。那次酒席刚刚结束,在床榻边,一家人围在一起拉家常的时候,父母在婶婶的推荐下,买了一盒子五百块的芦荟产品,据说此产品非常神奇,差不多能包治百病。五百块,二个小罐子,加一个矮杯,加一只上书“清调补”三字的纸箱。付钱,即时交货。

——那大概是父母人生中唯一一次奢侈行为吧?

父亲说最起码五千元要借给他的。母亲说借他,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,还不如送他。

母亲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。虽然叔叔没有向我们家借过钱,但是跟当时相对宽裕的姑父和伯父家都是借过的,而且距今十几二十年了,他们说叔叔一直没还钱。

山村农民赚钱基本上靠体力。姑父虽然个子矮小,佝偻着背,可是赚钱很拼命,风里雨里的。他最常赚的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钱:装毛竹车。把毛竹一根根装到以前的手扶拖拉机、现在的货车上。毛竹表皮上有一层薄薄的白粉,易滑,人在上面很不安全,碰上雨水就更危险了。而姑父一直到五六十岁,不管刮风下雪,不管病弱体衰,就为大概五十块一车的装车费,还在毛竹车上爬上爬下。而且常常需要坐在毫无安全措施满载车小山似的毛竹堆上,奔跑在没

得选择的崎岖颠簸的山路上。

毛竹一般都有六七米以上长度,又装得多,平时马路上所见的毛竹车,一般只见整车毛竹在移动,而不见车子本身。这种严重超载超高的车子,我远远见着就避之唯恐不及。

前年姑父得过大病。伯父也是农民,赚的也都是类似从几百米高的山上,踏着本来没有的路,背下一根根毛竹的钱吧。

我知道父亲重情,兄弟开口了,不借,心里不舒服。便说,就送一两千给他好了。但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。

我与叔叔交往极少,也不知道他搬离老家后迁居何处。但没想到的是,我2004年毕业后刚刚工作的地方,竟然是他家所在的镇子。

我的宿舍和公司之间有条必经之路,路边有间理发店,我一直觉得那个理发师像是婶婶——而且这也是婶婶的职业。但因为长久未见,我也一直不敢肯定,所以也一直没有主动打招呼。忽一日,我竟然在街头碰到了叔叔。我们跟一般同村人一样,聊了几句就分开了,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竟然连同村人一样的客套都没有。叔叔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坐坐,更不要说邀请我去吃饭了。碰到了叔叔以后,我确定那就是婶婶的理发店了。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两年,每天路过婶婶的理发店三四次。遇见千回,彼此却从未打过招呼。此后我也没有再在镇子里遇到过叔叔。

后来还有一次跟叔叔的交往也是不愉快的。2009年我准备装修结婚,父亲说,你叔叔说了几次了,请他来装修吧。我也觉得家里不富裕,自己亲叔叔装,总能省几个钱。我仔细地让叔叔报了各项预算,特地跟他声明:您的工钱该怎么算就这么算,我请别人也一样要付钱的,千万不要客气。

那时穷,为了更加高效地用好每一分钱,我跟妻子一遍遍地趁午休跑装修市场,总算很严格地按预算装修好了。可结算的时候,其他账目笔笔没有大问题,唯有木材的材料费,出现了2万元以上的差别。我问:“那么多木头在哪里?”叔叔说:“都在平顶里面,盖住了看不见。”我问:“为什么跟预算差这么多?”他说:“那可能我那时候昏头了?算错了!”

当时是父亲、姐夫陪我去付钱的。听了叔叔的话,我年轻气盛,拔腿想走。父亲,难堪地坐着,仿佛他做了错事。姐夫说,算了,我们付。姐夫出来时说:我把搓麻将的私房钱也付掉了!姐夫是一个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贡献给麻将,把所有像挤海绵一样挤出来的时间也贡献给麻将的人。

昨日,我又打电话给父亲,却没有再提叔叔任何事。

总第 6074 期 配图 朱瑟笔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